

## 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研究述评

□宋显彪

(四川音乐学院图书馆, 四川成都, 610021)

**【摘要】**1980年起, Ethnomusicology被引入中国, 由此开始了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的研究。研究者提出了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学、中国音乐学、中国民族音乐学、音乐文化人类学及音乐人类学等学科名称并进行广泛讨论, 其中民族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是研究和争论的焦点。经过30多年研究历程, 目前, 音乐人类学这一学科名称已逐渐替代民族音乐学为音乐学界所接受。

**【关键词】**音乐人类学; 民族音乐学; 学科名称

**【中图分类号】**J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22-1285(2014)06-0009-07

### 引言

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的研究, 最初源于对 Ethnomusicology 所对应的中文名称翻译的争论。1980年 Ethnomusicology 被引入中国并被翻译为民族音乐学, 随后即有研究人员对此译名提出质疑并进行讨论, 进而扩展到研究该名称与我国传统民族民间音乐理论及音乐学学科理论相互兼容等问题, 在此过程中, 研究者提出与 Ethnomusicology 对应的多个中文翻译以及相关联的学科名称, 包括: 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学、中国音乐学、中国民族音乐学、音乐文化人类学等。

1997年后, 音乐人类学逐渐为研究者所重视, 除了音乐文化学、中国民族音乐学两个学科名称仍有研究者偶尔涉猎外, 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研究演变成音乐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两个名称, 究竟哪个才能包容 Ethnomusicology 实际的研究内容、研究对象、研究范围, 以及哪个更具有学科名称相适应的科学性、合理性的争论, 而且这一争论, 持续至今, 仍然没有最终结果。

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一直未能得到确认的状况, 不仅在我国音乐学整体研究中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更极大的影响了音乐人类学学科的建立和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整体发展<sup>[1]</sup>。本文对30多年来与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 按照研究者提出的学科名称分类并以编年体的

形式分析, 以便理清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研究进行的脉络, 辨析音乐人类学相关学科名称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进而为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在我国最终确定, 及至音乐人类学学科的全局发展, 提供有益的参考。

### 一、民族音乐学

要说音乐人类学, 首先就绕不开民族音乐学, 因为 Ethnomusicology 就是在1980年以民族音乐学为名进入国内并由此开始了持续至今的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争论的。而且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名称长时间成为音乐人类学的替代并为音乐学界所广泛接受, 不仅民族音乐学名称的支持者, 很多音乐人类学名称的支持者也默认两个名称可以互换。

音乐学界通常认为民族音乐学这一词汇, 是由罗传开于1980年自 Ethnomusicology 的日文翻译“民族音乐学”照字面原样引入<sup>[2]</sup>, 随后, 1980年6月, 由音乐学家沈洽、高厚永、杜亚雄等发起并在南京艺术学院举行了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 标志着“民族音乐学”正式在国内音乐学界使用, 自此关于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的研究也正式开始。

高厚永(1980)<sup>[3]</sup>探讨“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成和发展, 其所称“中国民族音乐学”实际上并无特别指向, 与后来研究者提出的“中国民族音乐

[作者简介]宋显彪(1971-), 男, 文学硕士, 研究馆员, 四川音乐学院图书馆馆长

学”概念完全不同，作者也没有对中国音乐学做特殊说明，而是将其基本等同民族音乐学，认为民族音乐学即民族音乐理论。

董维松、沈洽（1982）<sup>[4]</sup>认为民族音乐学与Ethnomusicology不是同一门学科，而是“从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学取代了“民族音乐理论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

卢光和杜亚雄针对魏廷格关于Ethnomusicology的中文翻译及民族音乐学学科名称的系列文章展开讨论。卢光（1986）<sup>[5]</sup>认为Ethnomusicology应翻译为民族音乐学而非音乐民族学，中国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是两门不同学科；杜亚雄（1986，1987）<sup>[6-7]</sup>同样认为民族音乐学不等于中国音乐学，并对中国音乐学这一提法提出质疑，同时还指出民族音乐不等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并且后者的“名称、界限和角度含混不清”。

薛艺兵（1988）<sup>[8]</sup>认为民族音乐学与中国民族音乐理论是“在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形成，向着不尽相同的的目标发展的两门近似学科”。

沈洽（1996）<sup>[9]</sup>针对关于Ethnomusicology中文译名及民族音乐学学科名称的争论，指出Ethnomusicology“命中注定”只能翻译成民族音乐学，而非音乐民族学或其他。

汤亚汀（1998）<sup>[10]</sup>认为与民族音乐学相关联的多种学科名称，如中国音乐学、音乐民族学、民族音乐学均可独立存在，而民族音乐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最好称为：西方民族音乐学，狭义的则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学派。

2000年后，杜亚雄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研究民族音乐学学科名称及相关问题，主要聚焦于分析民族音乐理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与民族音乐学三者的异同。杜亚雄（2000）<sup>[11]</sup>指出民族音乐学正式名称确定之日起，支持这一名称的研究者对此即有不同理解，一种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另一种则认为是一门新的学科，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或者乐种学；杜亚雄<sup>[12-13]</sup>认为不应将“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等同于民族音乐学，民族音乐学是“从文化背景入手对一切音乐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2006年，杜亚雄<sup>[14]</sup>更详尽的从构词法等角度分析民族音乐理论不是民族音乐学的发展阶段，

沈洽（2005）<sup>[15]</sup>继续指出Ethnomusicology“命中注定”只能翻译成民族音乐学，认为首先提出音乐人类学名称的梅里亚姆本人就支持民族音乐学，

其著作《音乐人类学》是“经典的民族音乐学方法论之作”，民族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等名称是“同义词”。

随着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逐渐为学界认可，很多研究者将民族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等同，民族音乐学的支持者因此对音乐人类学替换民族音乐学提出质疑。如连贇（2008）<sup>[16]</sup>认为“民族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文化学”是源于Ethnomusicology的三门不同学科，不能混为一谈。杜亚雄（2009）<sup>[17]</sup>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分析认为，两者“意义虽然接近，但不完全相同”，又从提出两门学科的文化背景进行分析认为，音乐人类学“研究目的是通过音乐理解人类的行为”，民族音乐学“研究目的是从民族学的角度加深对音乐的理解”，目前“我国音乐界应提倡民族音乐学而不要倡导音乐人类学”。

民族音乐学是一个很容易引起歧义的名称，即使是同样支持该名称的研究者，对其内涵也有不同认识，这种分歧从1980年民族音乐学引入中国即已经开始。杜亚雄（2000）<sup>[18]</sup>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

## 二、中国音乐学

民族音乐学名称引入不久，魏廷格发表系列文章，认为应以中国音乐学名称替换民族音乐学，其观点引发了杜亚雄的激烈反对，双方通过发表论文互相表达各自观点，针锋相对，是音乐人类学名称研究中一段有趣的过程。

魏廷格（1985）<sup>[19-20]</sup>在指出“民族音乐是个并无明确指向的概念。严格地说，音乐之前冠以民族二字，并未带来新的含义”的基础上，提出中国音乐学这一名称用于替代民族音乐学，认为这样可以“和已被通译为民族音乐学的EML区分开来”，还能避免“民族音乐学概念内涵不明及产生的种种问题”，并且“更富有自豪感”。针对卢飞和杜亚雄的质疑，魏廷格（1987）<sup>[21-22]</sup>坚持原有观点，并继续阐明“用中国音乐学去取代的，不是Ethnomusicology，而是由‘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理论’转称的‘民族音乐学’”。

汤亚汀也提到过中国音乐学概念，但并未深入讨论，除此之外，其他研究者几乎没有对中国音乐学概念进行研究。实际上，中国、四川、欧洲等区域的音乐仅是音乐学研究的范围，因为没有特定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缺乏成为一门学科的基本要素，因此包括所谓中国音乐学在内的以地域命名的研究

当然不能成为一门学科。这是很简单的学科成立的原则，故此多年来没有研究者支持此观点。

### 三、中国民族音乐学

薛艺兵（1986）<sup>[23]</sup>首次提出中国音乐学名称，认为“因为这门在原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科以特定的目的为出发点，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的传统音乐，它既是国外民族音乐学的同类学科，又具自己的特点，因而，称这门学科为‘中国民族音乐学’倒也是名符其实的”。

十年后，董维松（2008）<sup>[24]</sup>再一次特别的提到，“（在民族音乐学前）加上中国二字，也免得一提到‘民族音乐学’，可能会使一些人很自然的回到原来对这一学科的思维定式上去”。

熊晓辉（2011）<sup>[25]</sup>认为“中国民族音乐学是民族音乐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在拥有‘民族音乐学’所赋予的学理色彩的同时，更多的将研究重点放在自己民族的音乐上”。

很多研究者都在论著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但往往将其作为与民族音乐学相同的含义的词汇，并无学科名称意义上的特别指向。与前述中国音乐学名称相同，一个地区的音乐只是一个研究对象，不能成为一门学科，因此中国民族音乐学作为学科名称是不可能存在的，研究者提出该名称的根源，依然是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的歧义。

### 四、音乐民族学

1985年，乔建中、金经言<sup>[26]</sup>采用给编辑信件的方式，从Ethnomusicology最早出现的构词结构、“民族音乐”在我国音乐学界传统认知的涵义、中文复合名词的构词法几方面分析，认为应将Ethnomusicology翻译为音乐民族学，“以避免各种不必要的混乱”。同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卷》，也将Ethnomusicology翻译为音乐民族学，引起音乐学界广泛关注。

但对于音乐民族学学科名称的研究并未深入，研究者中只有管建华<sup>[27-28]</sup>在90年代提到过几次，将音乐民族学等同于音乐人类学，但也并未深入全面的研究。

实际上，音乐民族学是民族学基本理论和方法在音乐学中运用形成的交叉学科，与人类学与民族学上下位关系相对应，音乐民族学是音乐人类学的下位学科，而非并列可互换的同位学科。

以往，音乐学界很多从业者和研究者认为音乐人类学替换民族音乐学学科名称，是要完全清除音

乐学研究中的民族学理论和方法以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替代之，由此对音乐人类学名称产生抵触。而现在的研究则认为，音乐民族学作为音乐人类学的下位学科，容纳了以往所称民族音乐学中民族学在音乐学中应用的内容并继续发展其学科研究，由此能够避免音乐学界对音乐学研究中民族学理论和方法应用消逝的忧虑和误解，有利于融合音乐学界对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的认同，也有利于音乐民族学回归其正确的学科位置并促进音乐民族学学科的正常发展。可见，音乐民族学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需要研究者在其正确的学科位置上更深入的研究。

### 五、音乐文化学

冯明洋（1989）<sup>[29]</sup>首次提出音乐文化学名称，认为：“音乐文化学”是研究音乐文化的专门学问，“民间音乐……是音乐文化学首要的和基础的研究对象”，显示用音乐文化学取代民族音乐学的用意。

赵宋光（1992）<sup>[30]</sup>则明确提出音乐文化学是民族音乐学的发展，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也带有很浓重的人种音乐学的成分。这种学科状况，对于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与传统音乐的研究恰恰是不适应的”，而“我国的民族音乐学在自己成长的早期就把那个Ethno-跨越过去了，它从来没有经历过人种音乐学时期，当它一旦从单纯形态学、工艺学的水平上升到兼顾社会学、人类学的水平时，就具备了音乐文化学的素质”。赵宋光认为音乐文化学的含义是“把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认识，在这认识中，文化形态与文化内涵处于辩证的统一之中，客体方面与主体方面是联结为整体的，是彼此不可分割而且能相互说明的”。

刘承华（2004）<sup>[31]</sup>则认为音乐文化学和民族音乐学是两门学科，并且认为“对于民族音乐学而言，只要研究的是民族音乐，就足以能够成立了，不一定非得进入文化阐释的层面不可”，因此，“既然民族音乐学可以不包含音乐文化研究，则它不能代替音乐文化学”。

蒲亨建（2005）<sup>[32]</sup>主要分析音乐文化学研究存在的轻视音乐本体的研究现状，认为“音乐文化学的兴起，标志着民族音乐学研究视野的拓展”，虽并未说明两者的关系，但文中仍延续了赵文观点。

连赞<sup>[16]</sup>认为“我国的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文化学均源自于Ethnomusicology”，是三门在概念、内涵、研究角度、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均不相同的学科，而“由于文化的多维和复

杂特性,我个人认为采用‘音乐文化学’这个词可能更为确切”。

针对前述赵文<sup>[30]</sup>及蒲文<sup>[32]</sup>观点,杨沐特别发表文章<sup>[33]</sup>对其进行了全面的质疑,其中就深入的分析了音乐文化学学科名称存在的问题,也解释了音乐文化学无法替代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的原因:

了解音乐人类学的学科本质和国外的实际情况,那就非常清楚:当代中国国内的“民族音乐”研究当然早就已经超越了人种音乐学,但是它却远未超越音乐人类学的学科理念和实践。赵氏明确表示自己提出的“音乐文化学”是“把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认识”,这一点跟音乐人类学(ethnomusicology)的核心理念“study music as culture”(把音乐作为文化来研究)一致,但是蒲文据此断定赵氏“音乐文化学”跟音乐人类学“名异而实同”则是一个错误,是把音乐人类学的范畴误解了。赵氏在他的界定中明确表示,他所提出的“音乐文化学”学科的目的是:“达到对音乐文化的多层有机构成的全息描述才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如果读者明白我上面所说的音乐人类学与族群音乐文化志的关系与区别,就一定能够清楚地看出,赵氏“音乐文化学”充其量只是音乐人类学中的“族群音乐文化志”(ethnography of music)。它只是音乐人类学中的一个领域,正如音乐形态学只是音乐人类学中的一个领域一样;它并不等同于音乐人类学,更不能用于取代音乐人类学。蒲文的立足点是一方面将音乐形态学与音乐人类学割裂对立,另一方面认为“音乐文化学”与音乐人类学“名异而实同”,全文是在对这些学科概念都误解的基础上进行讨论的,这就既造成混乱,又产生误导。

## 六、音乐人类学

目前可以查到的国内文献中,音乐人类学这一词汇第一次出现,是在1980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音乐译丛》第3辑,罗传开翻译自日本《标准音乐词典》民族音乐学词条<sup>[34]</sup>,认为音乐人类学是与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学同义的词汇。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音乐人类学都没有得到研究者的关注,少有文献提及,即便提到,也是一笔带过。

直到1997年,随着音乐人类学实践的不断扩展和深入,研究者才开始注意到Ethnomusicology所指向学科的研究内容,实际上是人类学基本理论在音乐学中的运用,音乐人类学才正式进入研究者的视野,音乐人类学这一词汇也才频繁的在音乐学研究中出现,并一发而不可收,成为一段时间的显

学,进而逐渐替代民族音乐学,成为Ethnomusicology所指向学科的实际中文名称。

杨沐是最早对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进行深入研究并极力提倡的音乐学家,1997年起连续发表多篇文章鼓吹音乐人类学名称的合理性,在此过程中,其本人对音乐人类学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早期,杨沐认为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学、人类音乐学、音乐人类学、中国音乐学、音乐文化人类学等名称都是ethnomusicology英文翻译,没有“根本区别”,其本人翻译为音乐人类学,只是“自己喜欢”<sup>[35-36]</sup>。到2000年,杨沐专门著述研究音乐人类学的定义与范畴,其对于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的认识已经大为不同,认为如果“仅仅从语言翻译的角度”,那么ethnomusicology翻译成人种音乐学、人类音乐学、民族音乐学都要比音乐人类学贴切,“但假如考虑到本学科的性质和内涵,则音乐人类学...更接近本学科的实际情况”<sup>[37]</sup>。2006年,在对音乐文化学相关内容进行质疑的文论<sup>[33]</sup>中,杨沐深入探讨了国际音乐人类学发展的概况,强调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的合理性。

管建华(2002)的《音乐人类学导引》(2006年再版)<sup>[38]</sup>是我国学者出版的第一部以音乐人类学为题名,专门研究音乐人类学理论的著作。管建华认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具体研究对象从一开始就与西方的Ethnomusicology有所不同,中国的民族音乐学大都在进行对自我的研究,也包括汉族音乐学家对非汉民族音乐的研究”<sup>[38]</sup>,Ethnomusicology翻译为音乐民族学更为“恰当”<sup>[38]</sup>。但作者并未对音乐民族学与音乐人类学的关系作出论述,也未对音乐人类学名称的合理性作出论述。

孟凡玉(2007)<sup>[39]</sup>认为在国际上,“音乐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长期并存、并行发展,并且代表了以人类学为重点和以音乐学为重点的两个不同的音乐人类学研究流派”。同时又认为“音乐人类学概念相对而言比较清楚,比较准确的界定了学科的基本方法(人类学)和研究的核心对象(音乐),较少误解”。

汤亚汀(2008)<sup>[40]</sup>出版了以音乐人类学命名的专著,但其关于学科名称的观点有些令人费解,甚至感觉矛盾:“关于本学科的名称(包括其中译名)历来颇有争议,国内外均有一些为之重新定名的建议,其中比较合乎本学科性质的是cultural musicology(Chase, 1972)及中译名‘文化音乐学’(赵宋光,1987)。鉴于人类学倾向在国际学术

界早已成为主流,而且国内近年来也较多倾向于人类学(如杨沐、管建华、洛秦、汤亚汀等人的著作),故本文采用‘音乐人类学’这一中译名称,尽管该学科在1950年代的音乐学倾向使得‘民族音乐学’的名称更为恰当”。

薛艺兵(2008)<sup>[41]</sup>认为“音乐人类学从学术根源上仍旧应归根于民族音乐学”,但支持“将ethnomusicology意译为音乐人类学”,原因在于:“这并不仅仅是个译名的问题,它还代表着一种认识观念,一种避免后殖民主义残余,并且能够有更宽广学术视野的学科名称意识”。

作为著名的音乐人类学家,洛秦在2009年和2010年连续发表两篇重量级的文章,强烈支持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在《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和经验反思与发展构想》<sup>[42]</sup>中,洛秦从学科缘起、理念和人类学特征、“民族”一词的歧义、中文对主体学科及其分支的命名惯例、ethnomusicology缘起和在中国的发展、以及音乐人类学的发展态势五方面分析,指出音乐人类学替换民族音乐学名称的合理性。2010年,洛秦以超过1.2万字的篇幅,专题深入研究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问题<sup>[43]</sup>,在简要叙述学科名称研究历史后,作者详细分析问题产生的焦点和症结,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4个方面13条理由来支持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一是一般意义上的学科属性指向,二是学科在中国语境中的困扰、问题与解决,三是不断发展中的学科趋势及其命名问题,四是学科“本土化”的意愿和终极目标。该文是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此后,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的最终公认已呼之欲出。

熊晓辉(2011)<sup>[43]</sup>认为:“民族音乐学是中国音乐人类学的前身,中国的音乐人类学曾被认为是与民族音乐学极为近似的学科,部分学者认为,音乐人类学在中国就是民族音乐学,这实际上是从狭义的文化人类学观点出发的看法,难以涵盖音乐人类学的广阔内涵”。这些观点,似与其同年关于中国民族音乐学的论述<sup>[25]</sup>有某种冲突。

宋显彪、孙洪斌、李姝(2013)<sup>[45]</sup>从人类学与民族学相关关系的角度出发来分析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认为“分析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着力辨别其不同之处,进而与历史及当前的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实际研究状况相映照,能够清晰的判定,Ethnomusicology所对应学科的中文名称是音乐人类学,即人类学基本理论在音乐学中应用的学科”,而“民族音乐学(名称)应被音乐

民族学所替代,其学科位置为音乐人类学的下位学科”。

## 七、结语

本文对于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的叙述与分析,以民族音乐学开始,音乐人类学结尾,正与我国音乐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实际轨迹相适应。无疑,音乐人类学已经基本替代了民族音乐学名称,为学界从业者和研究者所广泛接受。

在学科未来发展问题上,一些研究者认为音乐人类学将会消亡,洛秦先生也认为“音乐人类学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完成自己的使命,我们将迎接的是更为人文特征的音乐学”<sup>[43]</sup>,也就是说,音乐人类学将被音乐学吸纳而消亡。从学科研究对象、角度和方法诸方面来看,音乐人类学与音乐学都存在显著不同。在学科分类上,音乐学是音乐人类学的上位学科,在音乐学之下,与音乐人类学并列的学科包括:音乐哲学、音乐物理学、音乐生理学、音乐心理学、音乐历史学、音乐社会学、音乐教育学、音乐本体学等十多门学科,可见音乐学研究内容、范围、对象远远超过音乐人类学。另一方面,音乐人类学是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在音乐学中应用,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音乐人类学与音乐学有各自不同的学科体系,音乐人类学与音乐学是不能互相替代的。故而,音乐人类学未来是否消亡,无法判定,但若说“不久的将来”,则尚存疑问。

因此,“音乐学界的从业者应理解国际国内音乐人类学客观存在的现实,不应再背负民族音乐学名称的历史包袱,反复纠缠于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名称”<sup>[45]</sup>。目前,“音乐人类学的研究者应齐心协力致力于音乐人类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学科教育的开展”<sup>[45]</sup>,掌握音乐人类学国际理论和实践的前沿,促进音乐人类学在我国的发展。

## 参考文献

- [1] 洛秦. 称民族音乐学,还是音乐人类学论学科认识中的译名问题及其“解决”与选择[J]. 音乐研究, 2010(3): 49-59, 124
- [2] 萧梅, 韩锺恩. 音乐文化人类学[M]. 南宁: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 46
- [3] 高厚永. 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成和发展[J]. 音乐研究, 1980(4): 8-25
- [4] 董维松, 沈洽. 民族音乐学问题[J]. 音乐研究, 1982(4): 33-40

- [5]卢光.“Ethnomusicology”一词的辨义与译名[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6(3):24-26
- [6]杜亚雄.有关民族音乐学的几个问题[J].中国音乐,1986(3):18-20
- [7]杜亚雄.对“中国音乐学”问题的几个疑问[J].中国音乐,1987(3):66-67
- [8]薛艺兵.民族音乐学与中国民族音乐理论[J].人民音乐,1988(4):24-25
- [9]沈洽.民族音乐学在中国[J].中国音乐学,1996(3):5-22
- [10]汤亚汀.西方民族音乐学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历史与现状的评估[J].音乐艺术,1998(2):21-28
- [11]杜亚雄.20世纪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上)[J].乐府新声,2000(3):26-29
- [12]杜亚雄.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J].交响,2000(3):11-15
- [13]杜亚雄.回忆与思考纪念南京会议二十周年[J].中国音乐,2001(3):16
- [14]杜亚雄.“民族音乐理论”不是“民族音乐学”在我国的发展阶段[J].中国音乐,2006(2):8-11,205
- [15]沈洽.中国民族音乐学发展评介(1950-2000)[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5(1):1-14
- [16]连贻.刍议民族音乐学的历史演变、概念泛化及学科分野兼论“民族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文化学”的关系[J].人民音乐,2008(2):71-74
- [17]杜亚雄.“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J].中国音乐,2009(3):38-43
- [20]魏廷格.对民族音乐学概念的思考与建议[J].人民音乐,1985(2):44-47
- [21]魏廷格.建议用中国音乐学概念代替民族音乐概念[J].音乐研究,1985(2):120,79
- [22]魏廷格.不单纯是Ethnomusicology的译名问题[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7(1):98-100
- [23]魏廷格.有关“中国音乐学”的误解兼及其他[J].中国音乐,1987(2):62-63
- [24]薛艺兵.从学科名称说起[J].中国音乐学,1986(1):84-85
- [25]董维松.重提“民族音乐”及其学科名称问题[J].中国音乐,2008(2):13-15
- [26]熊晓辉.中国民族音乐学:内涵、价值及其他[J].民族音乐,2011(4):4-5
- [27]乔建中、金经言.关于Ethnomusicology中文译名的建议[J].音乐研究,1985(3):96
- [28]管建华.国外音乐民族学发展的新趋势“文化变迁”的音乐民族学[J].音乐研究,1992(2):91-96
- [29]管建华.使用“音乐民族学”:芬兰的民间音乐研究与音乐民族学[J].中国音乐,1995(3):50-53
- [30]冯明洋.民间音乐的文化品格“音乐文化学”构想[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9(4):28-33.
- [31]赵宋光.音乐文化的分区多层构成描述关于音乐文化学学科建设的目标、方法、步骤的若干建议[J].中国音乐学,1992(2):51-56
- [32]刘承华.音乐文化学学科化的理由与意义[J].乐府新声,2004年03期:11-13
- [33]蒲亨建.对我国音乐文化学研究现状的初步思考[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5(4):95-98,54
- [34]杨沐.澄清对当代国际学术理念的某些误解由《对我国音乐文化学研究现状的初步思考》谈起[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1):115-125
- [35]人民音乐出版社.音乐译丛(3)[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52
- [36]杨沐.当代人类学与音乐研究二三题[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7(6):25-31,38
- [37]杨沐.当代人类学中有关音乐研究的几个问题[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8(1):6-15
- [38]杨沐.漫谈音乐人类学的定义与范畴[J].音乐研究,2000(3):81-87
- [39]管建华.音乐人类学导引[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 [40]孟凡玉.音乐人类学的范畴、理论和方法[J].民族艺术,2007(3):33-42
- [41]汤亚汀.音乐人类学:历史思潮与方法论[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3
- [42]薛艺兵.我与音乐人类学:当下最关注的论题薛艺兵研究员访谈[J].音乐艺术,2008(1):122-124
- [43]洛秦.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和经验反思与

发展构想(下)[J]. 音乐艺术, 2009(2): 93-122, 5

[44]洛秦. 称民族音乐学, 还是音乐人类学论学科认识中的译名问题及其“解决”与选择[J]. 音乐研究, 2010(3): 49-59, 124

[45]熊晓辉. 音乐人类学: “文化中的音乐研究”[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1-05-17: 9

[46]宋显彪、孙洪斌、李姝. 论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 基于人类学与民族学关系的视界[J]. 黄钟, 2013(2): 126-130

## Research Review about the Subject Name of Ethnomusicology SONG Xian - biao

(Sichuan Conservatory of Music, Sichuan Chengdu, 610021)

[ Abstract ] In 1980, Ethnomusicology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causing the start of studying its name. Researchers put forward the names of Ethnic Musicology, Music Ethnology, Chinese Musicology, Chinese Ethnic Musicology, Music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Music Anthropology, discussing them widely, taking the Ethnic Musicology and Ethnomusicology as research focus. After 30 years research, the current name of Ethnomusicology has replaced the name of Ethnic Musicology.

[ Keywords ] Ethnomusicology; Ethnic Musicology; subject name

(责任编辑: 胡子希)